

# 抚顺妇运史资料

第一期

抚顺市妇联妇运史办公室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 前　　言

市妇联“妇运史”办公室，自一九八三年开始工作以来，在有关部门及老同志的帮助下，搜集整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部分妇女运动史料。为教育妇女继承革命传统，激发广大妇女振兴中华的斗志，现将已搜集整理的史料编印成册，供大家学习和宣传。

抚顺市妇联妇运史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 目 录

- 一、地下女尖兵——王全荣  
.....抚顺矿务局党办党史办 (1)
- 二、解放战争时期抚顺地区妇女组织活动  
.....于秀珍、屈达申 (19)
- 三、三块石游击区的堡垒户  
——王罗氏一家.....屈达申 (34)
- 四、忆母亲——魏海荣  
.....任宝泉 (42)
- 五、抚顺平顶山惨案中的妇女儿童  
.....屈达申 (50)
- 六、记抚顺“爱国反蒋三女性”  
.....李凤侠 (66)
- 七、千金寨妓女的新生  
.....曹靜媛 (72)

# 地下女尖兵——王全荣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的一天，沉痛的哀讯由我国鲁东平原传到了辽宁浑河河畔，党的忠诚战士，优秀女儿，山东潍坊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王全荣同志，因患脑溢血症，经抢救无效逝世。

随着这一哀讯的传来，给以上这两个地区的人民带来了莫大的悲痛和哀悼。现在让我们怀着对她崇敬的心情，追记她在流逝的岁月中所走过的光辉历程。首先值得我们赞美的就是她能及早的背叛自己剥削阶级家庭，而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

## 革命家庭

王全荣同志一八八八年生于山东省潍县茂子庄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早逝，剩下母亲领着三儿五女渡日。全荣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二弟三妹，她在姐妹中排行第二，所以，人们都亲切的称呼她为“王二姐”。后来，哥哥病故，姐姐出嫁，年仅十八岁的王二姐也结了婚。但婚后不到百天，丈夫又病故了，王二姐

只好又搬回家中。因她聪明伶俐，性格爽快，办事认真，又有勤俭持家的精神。所以，母亲就让她掌管家业。嗣后，他（她）们姊妹几个先后都参加了革命。

二弟王全斌，一九二五年入党，一九二六年被选为潍县县委委员，一九二八年在任山东高密县委书记职务期间，不幸被捕，在敌人的法西斯严刑下，表现了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壮烈牺牲。由于王全斌生前经常向全家宣传马列主义，讲解革命道理，使一家人都很进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弟王全武，一九二六年加入共青团，以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离家到奉天（沈阳）兵工厂搞工运工作，一九三〇年初任抚顺特支委员，后被党派往通化，在抗联负责交通站工作。最后牺牲于通化。

大姐姜王氏和姐夫姜公介，在王二姐的启发下也参加了革命斗争活动。大姐虽然是个小脚女人，走起路来不大方便，但她能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在附近的辛庄张贴写着“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和苛捐杂税”等宣传标语。有时把标语贴到敌人的心脏，搞得

敌人惶惶不可终日。大姐夫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民，开始时胆小怕事。后来在王二姐的启发下，胆子渐渐大了。曾把自家的大批粮食捐献给当地政府，用于活动在辛庄一代的革命同志。

三妹王全盈，在战争年代于凤凰山一代，从事地下交通工作，为党传递情报，护送同志们越过封锁线，解放潍县时，她千方百计地摸清了敌人的碉堡位置，兵力部署，画成图，送给党组织，为潍县的解放做出了较大贡献。

五妹王全珍，是潍县第一批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转入济南女师上学时，经常为党组织收藏机密文件，并与侄女王美德租了一间房子单独居住，负责掩护我党同志。党内有一些机密会议也经常在这里召开。一九三二年，由于她的身份被暴露而遭到敌人逮捕，怀抱八个月的女儿，坐牢近一年，受尽了非人的凌辱，被折磨得双目失明，幸亏被党及时的救出，经精心治疗才重见光明。

她们姐妹五人中，若说最机智勇敢，能说善辨的还是数二姐了。她的一生走南闯北，出生入死，一心为革命，深受人民的爱戴。现追忆起她的业迹，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是

## 捐 助 革 命

一九二七年冬，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潍县县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执委关于“要急速建立武装”的指示后，立即行动，积极筹备，建立武装政权。但由于当时党组织经费十分困难、无钱买枪。王全斌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向组织表示要捐钱买枪。但又提出因自己不掌管家业，捐钱的事需要和二姐商量才行。于是县委书记庄龙甲同志亲自出面与王二姐商量，当庄书记说明来意后，没想到王二姐毫不犹豫的，慷慨的向组织捐献了二百四十块大洋。潍县党组织就是用这笔钱买了两支手枪。从此，潍县党组织才有了自己的武器。以后，同志们就是利用这两支枪又缴获了敌人的两支匣子枪和一支手枪，还有两排子弹。即成立了一个武装小组，经常活动在潍县一带，有力的打击了当地的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一九二八年春，潍县遭灾，再加上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横征暴敛，人民饥寒交迫，民不聊生。根据上级指示，要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扩大党的影响，还要急速解决群众的吃

饭问题。这时，王全斌同志配合县委书记在潍县南乡一带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抗捐抗税斗争。回到家里，向二姐讲述了当前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形势，王二姐又毫不犹豫的捐出二万四千多斤粮食，连同在辛庄的一块土地一并交给农民协会，分给贫苦的农民，解决了群众的困苦。同时，王二姐又在城南辛庄盖了三间教室，供村里学生，贫苦农民上学和上夜校使用。有时还作为地下党组织开会的场所，为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由于形势的不断发展，王二姐的政治觉悟也有了很大提高，由开始的捐助革命，逐步发展到亲自——

### 参 加 斗 争

王二姐在二弟王全斌的影响下，经常与革命同志接触，懂得革命道理和知识，使她从同情、支持，直至发展到走向革命征途。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王二姐从农村迁移到潍县县委机关，县委每次开会或研究工作，她都热情地为其烧水做饭，站岗放哨，有时一直忙到深夜。

十九世纪末，美国长老会在潍县创办了一

所教会学校，校长、教师绝大多数都是美国人，他们披着宗教外衣，打着“慈善”的幌子，高唱什么“主的恩赐”，“上帝的福音”，实际上是对我国文化的侵略，妄想实行奴化教育，从精神上毒害我青年学生。学校规定了学生不准随便出入校门，不准订阅报刊，亲属探望不准进校门，只能在门外按规定时间接见。学校如同监狱一般。学生失去了自由，任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凌辱。潍县县委非常重视这所学校的问题。通过各种渠道，在学生中发展党团组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更为严重，校长李恩惠（美国人）宣布了许多带侮辱性的规定，广大师生无不义愤填膺。县委得知后，决定因势利导，发动学生罢课，扩大党的影响。于一九二七年秋，文美女中学生为反对学校的奴化教育，争取自由，举行了罢课运动。但因校方控制得很严，县委与校内党团组织联系很困难，于是，决定派王二姐担任县委联络员。她以一个普通妇女的身份，首先用钱买通了守卫人员，经常以看望妹妹，侄女为名出入学校大门，向校内的党团组织负责人车秀珍、董爱莲、孙肇修等同志传达县委指示，

并将校內斗争情况及时反映给县委领导。校內学生在县委的领导下，不顾校方的持枪恫吓，将学生组织起来，打了洋人，赶走了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国佬，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终于使这场震撼鲁东地区的罢课斗争取得了胜利。党为安排这些学生继续求学，分别给办了转学手续，有些同学因生活困难，拿不起路费，王二姐慷慨地拿钱援助，并帮助转移。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弟王全斌任高密县委书记职务时，领导大柳树乡农民暴动，处决了国民党第二区党部委员，茂子庄恶霸地主王全干后，不幸于同年冬被捕惨遭杀害。不久，妻、儿相继病亡。三弟王全武也因露红“而遭敌人的追捕。严重的白色恐怖和家破人亡的形势摆在她的面前，这些不但未把二姐吓倒，反而使她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心。由于敌人的疯狂追杀，使她们在家乡无法生存，党为保持革命力量，派他（她）们到奉天找关系。从此，王二姐带着七岁的侄儿（王全武之子）王杨德背井离乡，由青岛经大连到了奉天，寻找党的组织及先行来东北的三弟王全武和五妹王全珍。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不久，与满洲省委的杨

一辰同志(以前就认识)接上了关系，同时也找到了亲人，后由组织安排在满洲省委机关联络站工作。并由侄女王美德及妹夫成兆吉通过老乡关系，在大东关莲花寺租了三间房，作为省委联络站，从此，她又投入了新的工作——

### 掩 护 同 志

王二姐所在的省委机关联络站主要负责省委和地下党之间的联络和负责掩护同志，为其站岗放哨，收藏文件等工作。当时，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携带妻子于佩珍及省委杨一辰等同志，都经常住在这里。王二姐在工作期间，机智灵活，处理问题果断，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善于随机应变。她负责的这段工作期间，不但未发生过什么意外事情，而且还先后多次掩护了革命同志。

一次，刘少奇、丁君羊、杨一辰、王永庆等同志在联络站召开会议。经王二姐安排，桌面上摆上了麻将牌，如果外面一有情况，王二姐就在外面往屋里传暗话，这时，屋里就停止会议，开始玩麻将。这天，会议正在进行中，王二姐在外屋做饭时，看见有几个警察突然闯

了进来，说是要查户口。王二姐急忙按规定往里屋说了声：“你们这些个人，一点也不听劝，我说别来这个，你们就不听，这不，警察来抓赌了，看你们怎么办？”屋里人听到暗语后，急忙停止会议，每个人都往桌子上放了点钱，立刻玩起麻将牌来。警察进屋后，果然见到几个人在赌博，未发现什么其它问题，临走时只好把桌子上的钱抢走了。警察走后，会议继续进行。

还有一次，地下党组织的几名同志正在一个饭店里边吃饭边接头，突然省委的联络员杨一辰同志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对王二姐说：“二姐，不好了，后面有特务跟踪我”。这时，王二姐看见饭店跑堂的伙计端着盘子进来上菜，又看他与杨一辰同志的身材差不多，急中生智，顺手从兜里掏出二块大洋，塞在跑堂的手里，叫他把帽子和围裙脱下来，换给杨一辰同志穿上，然后对杨一辰同志厉声说道：“怎么搞的，这菜不对，俺要的不是这个”。杨一辰同志马上点头哈腰装做道歉的对王二姐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弄错了，我这就给换去”。说完就急忙端起菜盘子，走进厨房里，从后门

溜走，甩掉了特务的跟踪。

王二姐一次次巧妙的掩护同志，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受到省委的高度赞扬。后来，省委根据王二姐的工作表现和抚顺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派她到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抚顺特支机关，去搞掩护工作。从此，王二姐就来到了抚顺特支机关，与特支书记张干民（现名赵文栋）同志——

### 伪建家庭

一九三〇年五月，原抚顺特支遭到破坏不久，满洲省委又派张干民同志来抚顺煤矿重新发展党员，扩大组织，筹建党和工会组织，发动和领导工人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在斗争中逐渐壮大革命队伍。张干民同志来到抚顺后，先后在古城子，大井（胜利矿），东山（郊区）发展了七名党员，于同年七月，经满洲省委批准，成立中共抚顺特别支部，张干民同志任书记，李鹤年同志任组织委员，郝金贵同志任宣传委员。由于党组织的发展壮大，革命工作的展开和斗争形势的需要，特支急需有个隐蔽的机关，便于从事日常工作。可是，当时年仅二

十三岁的张干民同志，还是个独身，住在集体宿舍(大房子)里。根据当时之规定，独身不准单独立戶，张干民同志请示了满洲省委，经省委研究决定将当时已四十岁的王二姐派到抚顺特支机关，以张干民之嫂子的名义与其伪建了一个家庭。同时，王二姐在来抚顺的时候，又将小侄王扬德带到抚顺。到抚顺以后，张干民同志以哥哥病故，嫂子带个孩子沒有生活来源，无人扶养，需要他来照顾和扶养的理由，经请示，获准立戶。后来，在抚顺特支的安排下，于千金寨北顺街工人住宅区的一个小院里租了一间西屋住下。从此，这个小屋就变成了抚顺县委机关了。在这个院的东屋，住着一戶姓周的年轻夫妇，男的是矿山工人，很可靠，小院的东北角有个小房，住着一戶山东人，以卖锅饼为生，主人很忠厚老实，整个院子比较严密，安全可靠。

不久，省委又从吉林派来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名叫李爱民，来抚顺特支做共青团工作。他也住在这里，称王二姐为娘，称张干民为叔叔。后来，王二姐亲自给李爱民改了名，叫赵发财，以后，省委联络员杨一辰同志也经常来

抚顺特支机关，传达请示。检查工作，也常住在这里。为不引起外人的注意，王二姐对外人介绍就说：“这是发财的舅舅，我的弟弟”。这样，五口人，四个姓的一个家庭就建立起来了。

王二姐来到抚顺特支机关后，主要是负责一些文件、资料的保管和其它日常内务工作的处理及掩护我们地下党组织。每当组织开会或研究工作时，她都利用各种方式放哨，有时在院中或在大门口坐着做些针线活；有时到前屋以帮助卖锅饼为名，从卖锅饼的小窗户来监视外边大街上过往行人的动态，一有情况，马上叫小侄子给机关送信。小侄子虽小，确也很懂事，在姑姑教导下，他经常帮助放哨。有时特支开会时，王二姐让他带着一只小狗在门前玩，并嘱咐他：“如有警察或生人来时，你就把狗打叫，不要直接往家跑，避免把坏人引进来。”小侄子就顺从地按照办。

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号召苦难的矿工起来斗争，特支机关经常在晚间印刷传单，王二姐就在外面给站岗放哨，每次都陪到最后，把印完的传单整理好，暂时秘密地收藏起来，把油

印机擦得干干净净，剩下的纸张笔墨一起藏到炕洞里，再把用过的废腊纸及废传单一起烧掉，直到不留任何痕迹后，才去休息。白天，同志们都出去了，王二姐自己在家，除了买菜做饭外，还要负责搞接待，经常与外边同志接头，发送传单，还要应付各种无理的盘查等事。

当时，党组织活动经费也很缺乏，除满洲省委发给一部分外，主要靠机关同志出去打短工挣些钱来做补充。再不够用时，王二姐就把自己从家乡常来的钱拿出来作为机动使用。她还号召大家都要省吃俭用，她每天买菜，什么便宜就买什么。不管是谁，每花一分钱，她都记上账，记得清清楚楚。她的工作很多，但她总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努力把工作做好，为抚顺地下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不久，抚顺煤矿建立了工会组织，她光荣的被选为——

### 妇女委员

同年七月中旬，满洲省委派抚顺特支的郝金贵同志去上海，参加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

会。回来后，在抚顺特支领导下，迅速地成立了抚顺煤矿工会组织。郝金贵同志为主席，李贺年同志为宣传委员，王二姐为妇女委员。工会成立后，提出了初步的工作方针，主要是发展会员，扩大工会组织，抓紧时机领导工人进行斗争并注意在斗争中加强宣传工作，以提高工人政治觉悟和斗争性。将工人的政治，经济之要求相结合起来，进一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辱。当时提出的口号有：“反对多扣、乱抓人”。“要求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等。”同时，以工会的名义大量的印发了传单，在矿工中进行了广泛宣传。同时提出要大量的发展工会会员，扩大工会组织，有计划的有组织的领导工人斗争，使之由初步的经济要求发展到反打骂，反压迫、反鬼子，反狗腿子的政治斗争。

由于王二姐走南闯北，知道的事比较多，见识也广阔，为落实工会组织作出的决定，就利用她能说善讲的特长，经常接触周围群众，向群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另外，她还借助在家乡时，从母亲那里学会了一手医治儿童常见病的特长，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些药品放在家